

长篇历史小说

寒川子

◎著

独立寒川上，春秋任剪裁。
万千凡尘事，随心作安排。

贰部

飞龙在天



战国纵横



戰國縱橫

寒川子◎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8·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国纵横. 2, 飞龙在天 / 寒川子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7
ISBN 978-7-5442-4150-2

I. 战... II. 寒...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5139号

ZHANGUO ZONGHENG ② FEILONG ZAI TIAN

战国纵横②飞龙在天 (上、下册)

作 者 寒川子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阎小青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46.25
字 数 959千字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150-2
定 价 59.00元 (上、下册)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001	代序
003	第一章
	争函谷秦公再谋魏 占草花庞涓首出山
033	第二章
	会徐州齐魏生嫌隙 战田忌庞涓初点将
067	第三章
	庞将军奇胜羞田忌 陈上卿落难投秦公
097	第四章
	乘飞龙庞涓喜连喜 贪大才魏王礼聘贤
129	第五章
	议国策孙臆展才艺 抑魏势陈轸出奇谋
159	第六章
	为天下先生说捭阖 因情困二贤双出山
191	第七章
	解宋围孙庞出奇兵 困叶城张仪醉娶妻
221	第八章
	嵯峨山贤婿拜岳丈 琅琊台巧舌论剑道
253	第九章
	章华宫张仪再鼓舌 内方山楚越大交兵
281	第十章
	挽浪子痴父析田产 蒙羞辱苏秦置裘衣



- 311 第十一章
论政坛苏秦说一统 守遗命秦公弃大才
- 339 第十二章
梅公主赏梅托终身 武安君因妒害贤兄
- 373 第十三章
失意人雪地鬻车马 浪荡子二度返家门
- 403 第十四章
感弟恩痴人抄兵书 获真实孙臆假疯魔
- 439 第十五章
听绝响苏秦悟治世 偿夙愿义士战越王
- 473 第十六章
赵肃侯托国十龄童 奉阳君塞耳听大贤
- 507 第十七章
双胞胎争位演兵祸 老燕公促膝闻长策
- 545 第十八章
倡合纵苏秦首捧印 巧设套陈轸陷张仪
- 581 第十九章
贾舍人搭救逃命人 苏相国计羞张贤弟
- 617 第二十章
苏特使成功合三晋 惠文公智服狂狷士
- 651 第二十一章
唱和弦利舌征巴蜀 乘西风铁嘴战稷下
- 687 第二十二章
淳于髡智计盗孙臆 苏特使擒楚纵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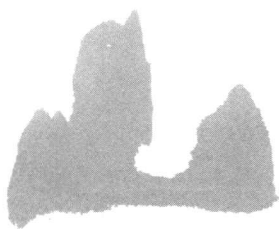


代

序



纵横捭阖古今事
英雄圣贤未了情
夕阳远山寒川子
霜叶江风秋月明



有歌叹曰：

独立寒川，检点春秋，零碎颜容
叹英雄圣贤，尽归尘土
王侯将相，难觅踪影
蝼蚁贱躯，龙凤贵体
哀乐死生无异同
成与败，见史家笔端，布衣心中

情仇原也空空，唯夕阳残照三五峰
悲柔肠铁骨，红绳错结
流水高山，缠绵有终
半盏涟漪，两行妆泪
乱世鸳鸯山水重
爱与恨，付苍茫天宇，冷月清风



第一章



争函谷秦公再谋魏
占草花庞涓首出山



新年伊始，天地开始回暖，秦川大地迎来又一个春天。就在这乍暖还寒、万木萌动的时节，河西少梁发生了一起规模颇大的乡民暴乱。

发起者是那个曾到张邑向张仪叫板的吴公子，原因极其简单：河西失陷后，像张仪家一样，吴公子一家横遭劫难，家财尽被抄没不说，吴公子的父亲更被秦人处死，吴公子及一家老少沦为仆役。更可恶的是，吴公子年仅十一岁的妹妹被一个秦国官大夫看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她强暴。吴公子听到她的声声惨叫，忍无可忍，血气喷涌，将官大夫一家悉数杀死，后召集旧日仆从，乘夜色逃出少梁，窜入西部丛林。此事在少梁引起轰动，许多与他有着共同命运或不堪秦法严酷的魏人闻讯，纷纷跟入林中，不出半月，吴公子竟然聚起数千人马，踞守山林险要，拼死对抗秦军。河西郡府两番派兵清剿，均被吴公子率众打回。

事件迅速报至河西郡兼职郡守司马错。这日大朝，司马错将事件始末详细奏报惠文公，请旨清剿。惠文公的眉头略略一皱，将他搁在一边，转脸望向别人：“诸位爱卿还有何奏？”

其他朝臣见状，也就纷纷奏事，惠文公逐一处置完毕，宣布退朝。看到惠文公率先退去，司马错一脸错愕，愣怔半晌，一把扯住公孙衍道：“公孙大人，这阵儿您可得空？”

公孙衍笑道：“国尉有话，但说无妨！”

“请大人至下官府上一叙！”

公孙衍跟随司马错来到国尉府上，分宾主坐下。司马错将河西危势扼要又说一遍，不无急切地望着公孙衍：“大良造，如此紧要之事，君上竟然不管不问，在下——”打住话头，眼神迷茫。

公孙衍在少梁镇守多日，自然知道吴公子其人。河西之战时，秦人围攻少梁，吴青一家出人出钱，投入抗秦苦战，曾让公孙衍十分感动。时过境迁，公孙衍今日贵为大良造，吴家却是或死或走，惨遭欺凌，吴公子更是落草为寇，着实让人感慨。此时被问，公孙衍不便多说，只好替吴青辩解一句：“吴公子养尊处优惯了，平素也爱争强好胜，此番想必是被逼上绝境，不然不会走到这一步！”

司马错恨道：“这些魏国权贵，当初就该斩尽杀绝！”

公孙衍见他言语决绝，一时不好再说什么，正欲托故离开，司马错求道：“大良造，此事急切，下官特请您来，是想求您拿个主意。这事儿半时也拖不得，此端一开，河西再无宁日了！”

公孙衍沉思有顷，缓缓说道：“司马将军，君上没有当场下旨，说明君上未想清楚。此事牵涉的恐怕不是一个吴公子，而是河西的整个治理方略，因而，在下以为，将



军还是等一等再说！”

司马错想了一下，觉得公孙衍说得也还在理，当下说道：“下官遵命！”

公孙衍从国尉府里辞别，回府时已近午时。大良造府即是原来的商君府，公孙衍原本简朴，加上商君府中什么都有，因而在他入住之后，只是换了块匾额，别的基本未动。

刚至府门，公孙衍就感到有些异样，因为门口比平日多出两个卫士。公孙衍看他们一眼，也无二话，迈步走进府中，又看到院中钉子似的竖着两排卫士。公孙衍已知怎么回事，急急走进客堂，果见惠文公和上大夫樗里疾坐在里面。

公孙衍赶前几步，叩首于地：“微臣叩见君上！微臣不知君上驾临，回来迟了，请君上恕罪！”

惠文公摆了摆手，笑道：“爱卿请起！寡人不告而至，若要论罪，当是寡人请罪才是！”

公孙衍行过三拜大礼，起身走到几前，正襟坐下。内臣早已反客为主，沏好茶水，端至公孙衍几前，退至门外。

惠文公笑道：“时间过得真快，眨眼之间，爱卿来秦已是半年了。秦地民风粗犷，鲜知礼义，爱卿过得惯吗？”

“谢君上关爱！前些时日微臣前往各处郡县巡访，对秦地民风甚是惊叹！”

“哦，有何惊叹？”

“微臣所到之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居之间鲜有争执，州府衙门也少有诉讼。据说民间争执，多在进公府之前已经化解，这在魏国是不可思议的！”

惠文公笑道：“这都得益于先君的新法。秦人缺少教化，记不住礼义，只能记住法文。按照先君之法，他人之财，左手得之，斩左手，右手得之，斩右手！”

公孙衍想了想道：“这也正是微臣所担忧的！”

惠文公一怔：“哦，爱卿有何担忧？”

“法令过于严苛，初行时尚可，行久不变，势必伤民。民若伤及皮毛，尚无大碍，若是伤及根本，则不可行远。”

惠文公沉思良久，抬头问道：“依爱卿之意，难道商君之法有不切实际之处？”

“正是！”公孙衍应道，“譬如这一条：他人之财，左手得之，斩左手，右手得之斩右手，就有模糊之处。他人之财若是得之于义，不妨得之。再说，即使得之不法，得多少斩手，得多少不斩手，理当有个区分。再譬如连坐法，一人犯罪，累及全家不说，还要祸殃九族，罪及诸邻，就有些过了。还有盗寇，也应分清层级，而后判其该受何刑。重农轻商，也似不妥。奖励耕植固然重要，假若没有商贾，货物就无法流通，民间就不能互通有无，国家也收不到相应赋捐。”

惠文公眉头微皱，沉思有顷，缓缓说道：“爱卿所言甚是，但在先君崩天之前，寡人曾对先君起誓保持新法。今先君尸骨未寒，寡人擅动新法，似有不妥！”

公孙衍一怔，离席跪地，叩道：“微臣冒犯先君，罪在不赦！”



惠文公摆了摆手：“不知者不罪，爱卿请起！”

公孙衍再拜道：“微臣谢君上不罪之恩！”

惠文公看到公孙衍重回席位，微微笑道：“听闻爱卿写过《兴魏十策》，后又将其烧了，可有此事？”

“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

惠文公轻叹一声：“唉，如此好书，竟这样毁了，寡人甚感惋惜！”

“君上不必惋惜，微臣书中所述，净是魏国之事，不合秦国之情。”

“爱卿想错了。”惠文公笑道，“秦魏比邻而居，寡人若不知魏，岂不成了瞎子？”

公孙衍也是一笑：“听君上说话，真是一件快事！”

“寡人知道白圭治国方，爱卿随从白圭多年，定然熟悉这些方术。先君新法虽说不可变更，爱卿倘有治国良策，只要是利国利民，寡人倒还可以做主！”

“若是此说，微臣倒有一个想法！”

“爱卿请讲！”

“秦得河西和商於，新增方地千余里。新法虽说奖励耕织，然而，仅凭秦国原有属民，势必力不从心。微臣以为，君上可以诏告天下，凡是愿意赴秦垦荒种地的，可免其十年赋役。三晋之民多有不堪重负者，一旦闻知，必携家带口，赶赴秦地垦荒……”

公孙衍未及说完，惠文公已是兴奋地一拳砸于几案上，脱口赞道：“善哉此言！地是死的，民是活的，天下在民而不在地。有地无民，等于无地；有民无地，却可以夺地！”

公孙衍接道：“君上圣明！这样一来，秦国荒地得拓，三晋良田荒芜，只此一进一出，胜负判矣！”

惠文公连连点头：“嗯，爱卿这是釜底抽薪之术，甚妙！这样吧，”转向樗里疾，“樗里疾拟一道诏书，寡人加玺，明发天下。爱卿可以这样拟文：凡列国赴秦垦荒之民，寡人不问地位贵贱，一律以秦民看待。凡在秦地垦田二十亩者，免赋役十年；超出二十亩，每增加十亩，增免一年；超出百亩，按斩敌三首记功一次，赐爵一级；超出两百亩，按斩敌五首记功一次，赐爵两级！嗯，还有，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贫民，只要申请，寡人可以暂借粮食、工具，三年之后待其丰收，照所借之数偿还，寡人不取任何利息！”

樗里疾应道：“微臣领旨！”

公孙衍甚是惊愣。他不过提出一个设想，至于如何去做，真还没有细想。惠文公竟在片刻之间作出决断，且考虑得如此细致，似是早有预谋一般，着实让他佩服。

公孙衍正自发怔，惠文公的声音又传过来：“这是大事，更是国策，就由两位爱卿共同承办！”

公孙衍、樗里疾拱手道：“微臣遵旨！”

惠文公话锋一转：“公孙爱卿，寡人今日到你府上，原不是为这事来的。”

“可是河西之事？”

“不完全是！”惠文公说道，语气中不无忧虑，“不过，河西之事的确严重。寡人粗略算过，单是魏国权贵就有数百家，哪一家都有十数口，若再算上仆从，只怕不下十万众。河西让魏人治理六十年，民众已习魏制，陡然让他们改行秦法，的确是难。爱卿熟知河西，可有妙策？”

公孙衍想了想，拱手禀道：“微臣听说先君变法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行过数年，再行第二步——”

惠文公眼睛一亮：“爱卿是说，河西改制也分两步走？”

“微臣以为，对待河西之民，不可强制，可先怀柔，让他们有条活路，尝到做秦民的好处，然后再行秦制。对于那些魏国权贵，更要怀柔。这些人大多知书达理，多才多艺，是民中精英，若将他们一概铲除，于国于民都是损失。而且，今后再得魏地，魏民因无退路，必会上下一心，誓死抵抗。”

惠文公沉思有顷，缓缓点头：“就依爱卿所言！寡人这就颁旨，凡是魏国权贵，只要服从秦法，愿做寡人的顺民，寡人这就归还其原有财产的一半。至于这个带头起事的吴公子，听说爱卿与他相熟，烦请爱卿修书一封，招抚吴公子。吴公子若是愿意接受招抚，寡人不仅既往不咎，且也归还他家的一半财产。如果此人愿为寡人做事，寡人也可视才量能，给他一件事做。爱卿意下如何？”

公孙衍跪下叩道：“微臣代吴公子及河西臣民，叩谢君上隆恩！”

惠文公扶起他道：“爱卿快快请起！要谢，也该寡人谢你才是。无论魏人还是秦人，只要住在河西，都是寡人的子民，寡人总不能让自己人去打自己人吧！”

公孙衍由衷叹道：“秦国有君上，真是秦人之幸啊！”

惠文公笑道：“寡人有爱卿，也是寡人之幸啊！嗯，公孙爱卿，寡人此来，是另有一件大事请教爱卿！”

“微臣恭听！”

“你见过惠施吗？”

公孙衍摇头道：“微臣听说过此人，只是未得机缘相见！”

“爱卿听说过他什么吗？”

“此人能言善辩，在稷下时向名嘴公孙龙叫板，二人激辩两日，听者盈门。后来听说他在安邑当街摊出《观物十事》，微臣正欲求教，他却被太子殿下请进贵门！”

“今日看来，此人还不止是能言善辩，而是一个大才哟！”

“什么大才！”樗里疾扑哧笑道，“他的《观物十事》，微臣也听说了，净是胡扯。这是一个怪人，魏王用他治国，只怕越治越乱了！”

惠文公眉头微皱，白他一眼，缓缓说道：“看事不能只看表面。惠施为相，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此举可是大不寻常哟！”

樗里疾辩道：“魏王迁都，分明是害怕我们打过河去！”

惠文公走到地图前，指着图道：“你们看，魏国国土分为两块，一块在中原，



以大梁为核心，另一块在河东，以安邑为核心，中间被韩国拦腰切断。中原千里沃野，人口密布，农商发达，而河东多为山地，并无回旋余地。魏都东迁，一可壮大国力，二可避我锋芒，三可与山东列国角逐中原。古人有言：得中原者得天下。魏避实就虚，中原逐鹿，从长远来看，不失为一步好棋！”

公孙衍不无叹服地说道：“君上看得深远，微臣拜服！”

“不过，”惠文公话锋一转，“魏都如果东移，河东这边自是鞭长莫及，在寡人则是机会。两位爱卿，你们说说，寡人当如何把握这一机遇？”

樗里疾道：“微臣认为，我可趁机收复阴晋！”

“收复阴晋？”惠文公点了点头，“嗯，阴晋是要收回，只是——怎么收回，你们二位可有高见？”

公孙衍思忖有顷，缓缓说道：“微臣认为，阴晋并不紧要，紧要的是东出之路！”手指地图，“君上请看，秦偏居关中，东出之路只有两条，一是出临晋关，二是出函谷关。出临晋关要强渡河水，虽可在此架桥，桥梁却是易毁之物。再说，大军渡大河，历来为兵家所忌，一则会半渡受击，二则是过河之后，不得不背水而战。函谷之路却毋须渡河，我若直接控制函谷关、崤关，就可直达洛阳，制约周室，同时卡断韩国的武遂之道，进可直逼中原，退可保卫关中！”

“不瞞爱卿，”惠文公接道，“寡人所思也是函谷。若得函谷，南有武关，东有函谷关和河水两道天险，秦即成为四塞之国，寡人可以高枕无忧矣！只是——”略顿一下，“函谷关、阴晋均由魏将张猛镇守。从河西之战看出，此人是个将才，不好对付！函谷、阴晋均是险地，易守难攻不说，又能互相策应，若要取之，的确棘手。公孙爱卿可有良策？”

“微臣有一计，函谷、阴晋唾手可得！”

“哦？爱卿请讲！”

公孙衍侃侃说道：“继续利用魏侯称王之事。魏侯称王，最不舒服的是韩、赵两国。两国原来害怕魏国，但河西一战，大魏武卒威风不再，名分之争自也显示出来。微臣以为，君上可派使臣晓谕周天子，以周天子名义诏令魏王放弃王号。魏王必定不肯，此时，君上就以讨逆为名，结约韩、赵两国，征伐魏国。若三国同时起兵，魏王必是应接不暇，无力照顾函谷。至于这个张猛，微臣自有办法应对！”

惠文公点头道：“爱卿所言甚是！”思忖有顷，“不过，韩、赵两国也不单是名分之争！这件事可以定下，由公孙爱卿筹划方案，樗里爱卿安排朝见周室，出使韩、赵等一应事宜，共约伐魏！可对韩、赵承诺，伐魏之时，韩人所占土地，归韩，赵人所占土地，归赵！”

第二日，惠文公连颁数诏，一是奖励流民赴秦垦荒，二是安抚河西的原有贵族，归还其原有财产的一半。公孙衍特别捎书给吴公子，向他指明出路。吴公子看到活路，也就放下武器，接受招抚。为示诚意，吴公子使属下将自己绑了，亲至咸阳向惠文公请罪。



惠文公闻讯大喜，迎出殿外，亲手为他解下绳索，携其手上殿，当殿赦免他无罪，诏令将其部众选出精干的改编为秦卒，晋封他为官大夫兼千夫长，摄少梁守尉。

与此同时，三路使臣浩浩荡荡，分别奔向洛阳、邯郸和新郑。

就在秦国万象更新，紧锣密鼓地准备伐魏，谋取函谷关、阴晋之时，魏惠王却在为一大事发愁。

这件大事就是钱。近年来，魏国大事连连，先是孟津之会，后是大兴土木扩建王宫，再后是伐卫，再后就是河西之战，既动干戈，又兴土木，哪一样都要花钱。尤其是河西大战，不仅使老相白圭捐助的七千金随之而去，更将魏惠王积蓄多年的家底耗了个八九成。这一次举国迁都，魏惠王明显感到了捉襟见肘。

魏惠王本来将建造新王宫的任务交给了司徒朱威。朱威既管刑狱，也管钱粮，因而知道还有多少家底。大梁原来就是魏侯的别宫，已建有宫室、宗庙等，只是规格较小而已。经过权衡，朱威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将原来的别宫稍加修缮和扩建，改造成王宫。

然而，当朱威将方案呈交上去时，惠王却大发雷霆，拍着几案将他责备一通：“你这宫城连卫公的都不如，哪里能叫王宫？你叫列国公侯如何看待寡人？你你你——你朱威安的什么心？存心要寡人难堪吗？”

朱威却是不卑不亢地叩在地上，听他责完了，方才说道：“陛下，不是微臣不往好处建，而是库中没有多少钱了！”

惠王眉头微微一皱：“没有多少钱？没有多少是多少？”

“回禀陛下，库中仅有两千金，是微臣特意留作军备的！”

库中仅余两千金，在惠王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白圭在时，善于经商不说，日常开支也精打细算，库中所积黄金不下数万，银子更是不可胜数。白圭走后仅两年，国库已空，惠王不由暗吃一惊，语气也缓下来：“那——银子呢？”

“银子也所剩无几，微臣仔细盘查过，各地库银累加起来，不过万两！”

惠王眨巴一下眼睛：“这样吧，你全拿出来，交给陈爱卿。看来，宫殿你是修不好的，还是抓银子去吧。陈爱卿！”

陈轸跨前一步：“微臣在！”

“前番使秦，爱卿劳苦功高，晋升上卿！修筑宫殿的事，就由上卿府督办！”

陈轸跪下叩道：“谢陛下隆恩！”

陈轸未能如愿当上相国，正自失落，却意外得到上卿职爵，又接到这项肥差，也算是秃头长了副络腮胡，亏中有补了。十日之后，陈轸呈奏了新的修筑方案，就是比照洛阳周宫的规制，在大梁新建一个大魏王宫，将现有离宫扩建为东宫，由太子居住。

惠王看过方案，甚是满意，夸奖几句后，抬头问道：“陈爱卿，这个规制，约需多少银两？”



陈轸应道：“据微臣初步估算，若是全部完工，约需纯银三十万两，折合三万金。”

“三万金？”惠王目瞪口呆，“寡人哪有这么多金子！”

“回禀陛下，”陈轸微微一笑，“这个微臣早想过了。大周宫殿不是一朝一夕就建起来的，是数代天子积劳而成。微臣以为，陛下可先修筑一个正殿、两个偏殿及必要的后宫，在规模上不亚于安邑王宫，暂先安置下来。日后有了钱，再根据需要，慢慢构建。”

惠王思忖有顷，点头道：“嗯，这样也好。依爱卿所说，先建这些又得多少金子？”

“五千金足矣！”

惠王眼睛大睁：“五千金？朱威前番说过，库中只有两千金了！”

“不是还有一万两白银吗？折合下来，也值千金！”

“还差两千金呢！”

“微臣有个主意，或可筹足此数！”

“爱卿快说！”

“眼下魏国的赋税是十抽一，这是先君文侯时定的税制，早与列国现行税制不合了。”

惠王心中一动：“哦，爱卿说一说列国的现行税制！”

“赵国是十抽一点八，韩国是十抽一点六，楚国是十抽一点五，齐国是十抽一点四，秦国是十抽一点三！”

“依爱卿之见，寡人当抽多少为宜？”

“眼下是非常时期，微臣以为，可按十二税制，即十抽二。陛下若是改行此制，一年即可增收赋税三千金！”

惠王再次陷入沉思，有顷，说道：“就依爱卿所言，拟旨去吧！”

魏惠王没有廷议，直接颁诏将十一税制改为十二税制，立时在魏国引起朝野大哗。这且不说，为修宫室，陈轸又奉旨征调各种工匠近万人，苍头逾二十万众，工程尚未动工，已是民怨沸腾。

朱威急了，当即赶往相府求见惠施。惠施听完朱威提到税制的事，缓缓说道：“就我所知，这十一税制的确低了点儿！”

“相国有所不知，”朱威急道，“魏国行的虽是十一税制，但另有兵革税、茶税、丝麻税等近十个税种，累加起来，早已超过十抽二这个极限。这还只是陛下征的明税，也叫国税，实际征收时，各地吏员均有附加，据下官所知，附加额至少也在十一上下，再加上向土地领主所缴的地租，种田的隶农原本已经所得无几，今又明码加税，叫他们哪里还有活路？再说，眼下秋收在即，陛下却在此时征民，岂不是雪上加霜？”

惠施闻听此言，方知事态严重，沉思有顷，长叹一声：“唉，在下本想从长计议，这才提议迁都，不想——不想却是这样！”

“相国大人，这样下去，魏国真就完了，我们得赶快想个法子才是！”

惠施却是一句话没有，两眼微闭，似乎陷入深思。

“相国大人，我们这就去见陛下吧！”朱威说完，不由分说，拉上惠施就朝王宫走去。

两人赶到御书房叩见惠王，未及张口，惠王即将话口堵上：“两位爱卿可是为赋税一事而来？”

朱威看一眼惠施，拜道：“陛下——”

惠王摆了摆手，止住朱威：“朱爱卿，你要说什么，寡人早已付知了。不过，你们来得正好！”指着一旁的两捆竹简，“朱爱卿，你看看这是什么？”

毗人走过去，将两捆竹简拿到朱威前面，朱威打眼一看，正是公孙衍《兴魏十策》中的前五策。

惠王轻叹一声：“唉，公孙衍虽说为人不耻，先是因色杀人，后又叛离寡人，但一事归一事，所写之书倒是可读。不瞒爱卿，寡人昨夜又读一遍，里面许多东西涉及农、商，是兴国根本。你与惠爱卿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将书中可用之处选挑出来，共同拟定一个条陈。宫室要修，兴国根本也不能丢，惠爱卿，你说是吗？”

惠施叩道：“陛下圣明！”

“惠爱卿，若是没有别的事，与寡人对弈一局如何？”

惠施听出惠王是在逐客，拱手道：“回陛下的话，微臣得赶回去奉旨读书，待有空闲时，再来向陛下讨教！”

惠王顺口笑道：“嗯，惠爱卿真是说做就做，雷厉风行！好，既然如此，寡人也就不留你们了！”

惠施、朱威当下拜辞，各提一捆竹简退出御书房。

走出宫门，朱威怪道：“相国大人，方才您为何一句话不说？”

惠施长叹一声：“唉，木已成舟，能说什么呢？这两捆竹简，你先拿回去，就按陛下之意理出个条陈。眼下只能是亡羊补牢，能补多少，就补多少吧！”

“下官遵命！”

在陈轸的督促下，经过大半年的紧张施工，王宫正殿、偏殿的土木工程基本完成，下一步是装饰和环境美化、后花园、后宫工程等。魏惠王放心不下，于这年夏季亲临现场视察。看到基本落成的宫殿，魏惠王甚是满意，要陈轸加快进度，力争在秋后迁都。陈轸要求加拨五百金，魏惠王吩咐毗人从后宫费用里将这笔钱拨出。

三个月之后，在仲秋这日，陈轸回到安邑，奏报魏惠王宫殿落成。魏惠王大喜，当下带着太子申、公子卬、惠施、朱威、陈轸等重臣前往太庙，一是祭告先祖，二是请巫祝占卜，择选吉日搬迁新都。

祭拜完先祖，大巫祝启动仪式，正欲占卜，留在宫中守值的执事御史快马赶到太庙，将一个传檄呈送魏惠王道：“陛下，秦公传檄！”

魏惠王多少有些惊异：“传檄？他传什么檄？”

毗人走过去，接过传檄，呈予惠王。惠王仔细一看，脸色由惊转怒，继而涨成



紫褐色，“啪”的一声将木檄摔在几案上。木檄在案上弹跳一下，正好落到惠施跟前。众臣不知发生何事，皆是一惊，面面相觑。

魏惠王震几怒道：“诸位爱卿，你们也都看看！”

惠施慢慢地捡起木檄，见上面写道：

嗟尔魏螭，身为周臣，欺天罔上，擅自称王，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周臣羸驷特奉大周天子诏命，奉劝魏侯迷途知返，从速放弃王号，负荆至周室请罪。倘若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羸驷只有顺承天命，率天下之民讨逆平乱，以正天道！

秦公羸驷

惠施看过，传给太子申，太子申传给朱威，朱威传给公子卬，公子卬传给陈轸。看到诸臣逐一看过，魏惠王冷笑一声：“哼，一个乳毛小子，屁股尚未坐稳，就敢这么对寡人说话！”

公子卬忽一下起身，热血沸腾，大声叫道：“父王，儿臣请命征伐秦国，誓获此贼，以报河西之仇！”

魏惠王黑沉了脸，白他一眼，转过头去。公子卬拉不下脸，正不知如何是好，陈轸接道：“陛下，微臣有奏！”

魏惠王转过头来，看着陈轸道：“爱卿请讲！”

“以微臣观之，檄文不是秦公所拟！”

“爱卿可详言之！”

“惠文公即位不足两年，在秦地位尚未稳固，更没有公孙鞅、车英、甘龙、羸虔一帮老臣辅佐，断不会公然向陛下挑战！前时差信臣樗里疾前来求和，可为佐证。至于这个檄文，听那语气，想是逆贼公孙衍所拟！”

魏惠王点了点头：“嗯，说下去！”

“微臣以为，公孙衍犯下灭门重罪之后，畏罪叛逃至秦，被秦公任命为大良造，接替公孙鞅之职。公孙衍无尺寸之功，却任高位，自然不能威服秦国群臣。公孙衍心中明白，因而急于建功立业，一是报效秦公的知遇之恩，二是借此压服众臣。公孙衍跟从白圭多年，熟知我国，自然会献此策。秦公年轻气盛，虽无孝公之才，却想建树孝公之功，自然与那公孙衍一拍即合！”

“爱卿可有应对之策？”

“微臣以为，我西有河水天险，东有函谷雄关，以秦人眼下之力，能奈我何！陛下尽可置若罔闻，听凭秦人咆哮。待陛下东迁大梁之后，腾出手来，再与秦公理论！”

魏惠王沉思有顷，将头转向惠施：“适才陈爱卿所言，惠爱卿意下如何？”

惠施接道：“回禀陛下，上卿所言有失偏颇！”